

數學家與朝聖者

吳淑梅

2022年十月隨外子受邀出席歐洲數學研討大會，興沖沖地來到西班牙西北邊的世界文化古蹟保留地 Santiago de Compostela (繁星指引的聖地雅各)；這城是和梵蒂岡、耶路撒冷並列為天主教三大朝聖地。

古城以聖地雅各大教堂為中心(圖1)，屋舍街道全以大理石建構，每年有三百萬遊客及三十萬的朝聖者來參觀、朝拜耶穌十二門徒之一的聖雅各 (St James)。

雄偉的大教堂以巴洛克和哥德式的大尖塔高聳屹立，雄偉無比；大小聖徒、天使雕像呼之欲出。這是拄著登山杖，身上掛著貝殼、水壺，肩扛著露露的大背包，從世界各地不遠千里、不畏辛勞的男女老少朝聖者(圖3)最後的目的地。貝殼是這城的標誌，為人指引方向；水壺和拐杖則是他們的決心和毅力。(圖4)

在旅館遇見了兩位來自灣區菲律賓裔的朝聖者，他們每天步行八個小時，花了五天走了一百四十公里，終於來到聖雅各大教堂。沿途他們為患了絕症的好友衷心禱告，雖然汗流浹背、腳底磨穿，卻欣然地完成了一生的願望。

我和與會的數學家們爬了一百五十級狹小的大理石階梯，氣喘吁吁終於來到了七、八層樓高的大教堂屋頂，小心翼翼地踩著傾斜的屋瓦，頂著小雨和陣風，雖然舉步維艱，但放眼所見是紅瓦林立中的修道院、聖母堂，而莊嚴巨碩的鐘塔就在身旁。數百年前藝術家和工匠是如何敲琢石塊、雕塑天使，把玫瑰造型的花窗、幾何圖樣的石柱在半空中堆砌成塔？除了讚嘆之外只有由衷敬佩。

西班牙籍的老數學家Paco表示，他們就像朝聖者一樣，為了專研數學這門嚴肅艱深的學科，努力攀爬以求進入高峰，除了要有不止息的熱情和腦力外，更要有耐得住孤單寂寞的意志力。數學家不可能發財，但是他們卻擁有內心無限的自由，只要一隻筆、一張紙就能詳細描述大自然的定律，不必被關在實驗室裡或是枯坐在電腦前面。

他接著說，看到世界各地的數學家齊聚一堂，體會自己並不是孤軍奮戰，大家就像朝



圖1

聖者有著共同的目標，四海同心，所以能忘記一路走來的艱辛和挫敗。他的太太也是位數學家，兩人因數學而相戀，拋棄各自原先的家庭而結合，婚後居家大半時間是相互研討數學難題，還共同發表了不少的論文。據Paco說，在西班牙有許多女性數學家，且數學也受到很多年輕學子的熱愛。這真是有異於美國，大半學生一提起數學就如驚弓之鳥，退避三舍。

坐遊船觀看海豚追逐著白浪，船上都是說西班牙語的觀光客，他們舉杯暢飲享受著陽光，隨著音樂響起，紛紛雀躍起舞。我當然也不落人後，加入他們的行列；或是配對跳西班牙鬥牛舞，或是男女勾肩搭背排成長龍揮手歡呼。下船後阿根廷的律師跑來稱讚我，他說我改變他對東方女人安靜害羞的錯誤印象。

我們因親近不同的人事而更熱愛讚賞這世界，這次的聖地雅各除了加深了我對朝聖者的認識外，也讓我對自己丈夫投注終身的數學，有更進一步的理解和尊敬。(曾刊登於世界日報)



匯流文刊

本期主編：程寶珠

園地公開。任何來稿、建議、批評，請電郵：
stlwriterclub@gmail.com
Phone: (314)434-2892

生命之河，赫曼赫塞與悉達多

李淑蘭

出生於194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，德國作家赫曼赫塞 Hermann Hesse 所著的長篇小說「流浪者之歌」於1922年10月出版於德國，2022年10月正逢出版兩百周年。

當我13歲，正是國中二年級時，少女的我，對為何「別人是別人，我是我」沒有人在意的問題，充滿疑問。為了找尋答案，開始讀哲學書。只是意涵深遠的哲學是我不可望不可及的，時常將課後時間付諸於書店的我，當在看到書櫃上的志文出版社出版，由陳曉南翻譯的赫曼赫塞長篇小說「流浪者之歌」時，馬上翻了幾頁閱讀。文字我大都認得，至於說的是什麼，只能藉著作者介紹稍稍認識。孰知自此後，悉達多進入了我的生活，我的生命，而書架上則盡是志文書籍，舉凡有關文學、哲學，都在志文出版社尋覓得來。

辛棄疾有詞：「少年不識愁滋味，愛上層樓。愛上層樓，為賦新詞強說愁。而今識盡愁滋味，欲說還休。欲說還休，卻道天涼好個秋。」

當初會閱讀「流浪者之歌」這本書，純粹是因為「流浪」二字。「流浪」隱藏著滿腹世人皆不懂的寂寞，拋棄世俗枷鎖，追求自我與自由，天地之間唯我一人，那等不以孤獨為孤獨的不羈深深吸引我。會以此二字為書名，作者必是有一番不同凡人的見解與經歷。

翻開書閱讀之後，發現這本書不是我想像中的那般瀟灑任我行，而是一個求道者的心靈之旅。我且翻且讀，不消幾日就讀完了。說懂也懂，說不懂也真的不懂。然而書中主人翁悉達多那種對忠實自我，對追求心靈自由的堅持不懈，卻讓我愛不釋手。隨著往後的歲月幾番閱讀，年紀的增長，對悉達多的困惑與選擇流浪，似乎也有某種投影情懷。

一直以為悉達多是作者虛構的人物，直至我的信仰靠岸佛教，我才知道，原來悉達多在歷史上真有其人。

兩千六百年前，悉達多誕生於古印度，貴為王位接班人，出生後七天，母親過世，由姨母撫養長大。從小在精英教育中長大，父親滿

心以為接位順利，卻不知兒子棄富貴如敝屣，離家出走為尋得人生真義，生命源頭，生存為何。百般喚不回，只好由他去。最終成為佛陀，一位覺悟之人。

赫曼赫塞取歷史上的摩揭陀國的悉達多太子為原型，以文學之筆，改寫悉達多，書寫一個不是生長在王宮的平凡人的尋找真我之旅。書中主人翁悉達多和朋友放棄所有財產，走上求道之路，兩人近乎狂熱的將所有的時間進行冥想。經過長時間尋找，兩人終於找到一個自稱已覺悟的人。但是悉達多卻不能在他那裏得到生存意義的答案，他覺得對存在的意義認識、解讀、體會因人而異，每個人的生人經驗不一樣，不能以一家之說而定論，況且對生命與人生的體悟，無法用語言與文字表達出來。他與好朋友分道揚鑣，決定走自己的路。

他來到了一條河邊，想要渡河。他身無分文付渡資，擺渡人也不在意，他日再回到此河再付錢即可。

擺渡人將他從河的此岸，渡到河的對岸。渡河後的悉達多，來到了一個城市，遇到了當地的名妓，他此生所遇過的最美麗的女人。他愛慕她，想與她共同雲雨於愛情。她許他，只要他能致天下富。為將女人據為己有，他親近一位當地的富商，請求致富的方法。他全力以赴，很快學到竅門，成為一個極為富有之人。自此，有女人，有財富。他想要的都有了。

時日荏苒。他厭倦奢華愛戀，回想起當初離開家的初衷，以及之後種種，他痛心疾首竟然抵抗不住誘惑的魅力，走回了自己原來想要脫離的混濁。萬念俱灰的他回到了那條河，想要投河自盡。剎那間，從內心深處湧出驚天聲響。他遇到了當年的擺渡人，從彼岸渡回了此岸，並決定在此岸低調、卑微的度過餘生。

多年多年以後，當年的女人帶著她年幼的兒子外出，經過悉達多所在的那條河邊時被蛇咬傷，他認出了她，但蛇毒讓她失去了性命。她說，孩子是他的。父子初相處，矛盾特別多。不願受束縛的孩子有自己的想法，逃離了他。故事重演，父親要找孩子。擺渡人勸，讓孩子去找自己的路，就好像當年的你。

過去種種頓時浮現悉達多心頭。擺渡人來往於此河流，看遍所有人，聽遍河流所有的聲音。時間啊時間，時間長河裡所有的景象與人物、情緒與煩惱、快樂與享受，像是在眼前真實，卻又伸手不可及。過去的年歲如夢裡花，花開花落，花落花又開，人生雖如夢，夢也如人生。擺渡人悉達多安然地將人從一河的此岸，渡到河的對岸，來來回回於河流之中，往日風月與汲汲，灌溉覺花，日月同光。又是多年以後，當年的老師和幼時好友相繼前來探望擺渡人悉達多，師徒易位，每個人都渡到了心靈的彼岸。

當年的你，現在的我。既熟悉，又陌生。外貌雖不似少年時，但是同樣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和嘴巴。性情迥異少年是激情澎湃，但會生氣，會高興，會憂傷的也都是我。少年的我是我，青年的我，中年的我，究竟哪一個才是真正的我？

我翻開書頁，仔細回想初讀之時，滿心興奮，一臉迷茫。疾疾奔瀉向不可知的未來，彩虹可編織，繁花應似錦，又何曾想過步履所踏之處或許是荊棘貫石礫。衝動與夢想像雷神之裡的定雷棍，劈斷理智之弦，任思緒炫飛，任行而為。懂我者只有我，其他人皆是甕中蠶，好個狂妄。書裡的每字每語，伴隨我的成長，字是初讀時的字，只是紙張枯黃，書頁危脆，我翻頁撫摸，像是在與過去唱驪歌，又以歌頌未來。少年時不識愁滋味，愛上層樓，為賦新詞強說愁。幸運的是，這不名所以的愁滋味，竟是滋養如雲之流光的沃土。

赫曼赫塞生長於宗教家庭，為滿足父母期望他將來也做個傳教士，從小被送去修道院學習。獨斷的服從與壓抑個人意志的制度，破使他逃離，以尋求身與心的自由。脫離富裕家庭無形的桎梏，他做過工廠學徒、書店店員，大量閱讀文學作品，在文字裡嗅聞自由的芳香，繼而慢慢成為一位作家。爾後一越長達八個月的印度之行，帶領他進入東方古老思想的花園。他或許想到了自己從小以來被期望的束縛與壓力，想起了年長他九歲的妻子的相處和為挽救婚姻而遷徙，想起了自己渴望自由的漂泊旅程，當他提筆寫下「流浪者之歌」。如他

筆下之悉達多，又如歷史上的悉達多王子，放棄所有，離家出走只為尋得心的自由與寧靜，流浪，流浪，流浪，認識了很多人，經歷了很多事，忍受了很多情緒鞭撻，最後終於能夠心平氣和的承接鋪天蓋地而來的所有試煉，不再任感官予取予求，把光明還給日與月，把黑暗還給大地，在沒有光明與黑暗之中，他找到內心的真正的自由與寧靜。

誰不是在靈魂深處緊緊盯著想做還沒做，想保有還沒有得到的東西，因為渴愛而「追求」，追求之後「得到」，然後享受，希望更多，繼之沉溺，非它不可，太擔心獲得與失去，於是百般計謀建築起城牆層層保護。而忘記了如何用眼睛看，用耳朵聽，用鼻子聞，用心意感受，忘記了如何呼吸，如何看種子萌芽、花苞綻放、雨後天晴。今天這樣，明天也這樣，原本無枷鎖的心被自己牢牢鎖住不得逃脫。人間多少悲喜劇就在這流浪之旅中開幕、謝幕！

來往生命河流之兩岸，誰人不孤獨，誰人不流浪，誰人不在欲望之谷披荊斬棘，直到筋疲力竭，才在絕望透頂中看到真正的自己，赫曼赫塞如此，悉達多如此，我也如此。院子裡紅雀鳥凌空掠過，野兔三兩隻低頭吃草，松鼠跳躍於數間，幾株番茄正奮鬥於成熟翻紅。過去的不曾失去，現在的也非永恆保有，未來的還沒來，不需憂礙。

《流浪者之歌》陪伴我青少年時期至今，每一個年齡階段讀，都有不同的領會。十年前，三十年前，十年後，三十年後，時間之河慢慢流，河上流淌的是生活點滴所匯集的生命。慢且慢，慢慢的，驕然回首，卻是疾速越箭。

我坐在涼亭，圍上兩百年前出版的書，莞爾赫曼赫塞與悉達多我走過大半條生命之河。每一個人終將自己掌起划槳，傾聽內心的聲音，擺渡過河，繼而用一種坦然的心與人生觀行於世間。人生，人生，就是因為要親自走這一回與真實的我相遇，才生而為人吧。

(刊登於人間佛教學報藝文第43期，2023.1.16出刊)



圖3



圖4

22年前的紀念碑

李盈

重走科羅拉多落基山天線徒步道，就為了尋覓22年前，在步道盡頭的冰湖邊用青石片堆起的紀念碑，底下埋著兩個嶄新的硬幣。

步道兩旁是苔原斜坡，繡滿了紅紫黃藍的小花；道上殘雪山石，出沒著自作多情和我們捉迷藏的黑尾高原狗；一眼望去，雪峰連綿，雲捲雲舒，冰湖点点，松柏葱葱。兩個多英里，步步美景，步步心動。心動之余，不時停下來喘氣歇腿；風吹來時，也不免瑟瑟顫。心裡不時地默念著，快到啦，快到啦。

可是到了記憶中的冰湖，四處尋覓，卻找不到當年留下的小紀念碑。迷茫失落時，卻見一隻高原狗不小心讓刁在嘴裡的一顆大松果掉下，一直滾到山崖下看不見。剛才還在和我捉迷藏的小頑皮，竟然發出玲兒般的尖叫，抬頭看著我，一臉不甘不捨的憨樣，真讓人憐生憐笑。我安慰它：去吧，讓果兒

去吧，二十年後，又是一顆大松，掉一地果兒，讓你吃個飽。高原狗搖擺著毛絨絨的大尾巴一溜煙地跑了，帶走了我的迷茫和失落。

二十二年前，我們還年輕，把孩子送到公公婆婆家，就上山了。看到這邊的徒步道，就隨隨便便地走了進來。短裙短衫，無帽無墨鏡；踏著涼鞋，腳底生風，一路驚嘆，一路歡奔，不停不歇，還沒心沒肺地唱著葉倩文的「歲月不知人間多少的憂傷，何不瀟灑走一回...」迎面走來一對老者，全副武裝：墨鏡太陽帽，防雨防風衣，快乾徒步褲，腳踏護踝防水徒步鞋，手扶徒步杖，滿臉防嗮霜，一身防蚊油，汗水淋漓，氣喘吁吁，就和我們現在一樣樣的。聊了兩句，才知道他們和公公婆婆同齡，從英國來。他們笑著說：「剛退休，已經在路上玩十天了，真是自由快樂呀，這山這水，能讓你重新活一回。你們真好，這麼年輕就懂得山水之樂

。我們在你們這個年紀，正忙著帶娃呢！」說得我們臉紅耳熱，心跳加快，不敢告訴他們，公婆正幫我們看孩子呢。到了終點湖邊，我們使用小青石片堆了個小紀念碑，埋下兩枚硬幣，一枚感恩公公，一枚感恩婆婆。我們計劃明年帶著公婆一塊來，給他們一個驚喜，也讓他們瀟灑走一回。可不久后，公公腎病發作，先是隔天洗血，後是換腎，再後來是和異體排斥抗爭，再後來就是和并发糖尿病、肝病、心臟病搏鬥。人總是搏不過天的，公公因為一次小感冒而完全沒有抵抗力去世。再後來，婆婆也因為骨質增生去世了。我們的孩子也長大成人，獨立生活了。任勞任怨的中國公婆從來就沒有像英國老者那樣瀟灑過，他們把那份瀟灑給了我們。

二十二年人變時過，境豈能不遷？看看這周圍的一地幼松，應是近幾年才長起來的，這其中是不是有某棵是某只高原狗的失落遺憾？

二十二年，物換星移，我們的小紀念碑怎能安然原位？即便能，哪兒才是原位？二十二年，冬雪成冰，夏冰為湖；天冷天熱，湖漲湖落，此冰湖已非彼冰湖。我們的紀念碑或許在湖底水中，或許還雪藏冰下。山不變水變，我們的心願如山；我們的感恩如水，變遷流長。雲飛來，樹欲靜而風不止，子欲養而親不待呀。

人信賴記憶，才會去尋覓過去；但不管你如何珍藏，記憶里的過去和真實中的過去總有不一。回溯流光，找到失落，也找到滿足。一回，我們雖不能再如年輕時那樣腳底生風，放歌瀟灑，卻也歡然一路，用心哼著：歲月不知人間多少的憂傷，何不瀟灑走一回...

(2022年7月於科羅拉多 发表于世界日報副刊)